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宋

太宗皇帝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吕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埒克拉木（党項別種。舊作勒浪。今改正。）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子子河汊（在葭州府谷縣境。）埒克拉木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舊作合利。今改正。）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蒙正夾袋中有

呂蒙正夾袋冊子正史不載而朱子名臣言行錄採

之然必秉公正之心絕偏私之見然後能行之無弊否則夾袋之人才雖爲私門之桃李始則市恩繳譽後且立黨分門宋明末造多坐此病

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各分門類及朝廷用人即取之袋中故所用皆當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

于河汉之敗契丹深恥之故不久即攻府州以圖報復雄州遍近邊境鈔掠易經其引騎夜襲當不盡由於因諜洩忿也承矩揭捷書諭州民亦以地當邊鄙民多驚懼宣國威以抑敵勢不得謂之輕脫且寇未至能防既至能拒追戰能勝尤爲守禦有方更不得謂之失體如是而予以罷斥復何以勵守臣甚矣太宗賞罰之舛也

予

承矩條于河汉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閒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六月。以李繼遷爲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遣押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

置我何地語幾與唐宣宗遂爲閒人相類太宗英明素著不應若此且因宮中相慶易愠爲喜復召準飲盡醉尤爲輕率此事諒非太宗實錄或當時因德昭廷美之不得其死稗官家飾說以汚衊之耳

閫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已而繼遷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清遠軍宋置故城在寧夏府靈州東南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

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西州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

契丹韓德威諜知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丙申　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字國祥德昭長子）爲閤州觀察使

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午膳也周禮疏王朝食日中食夕食為三時食中食義蓋本此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帝令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亦曰溥樂河在寧夏府靈州南北流入黃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字韜光彬之子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此宋史原文言表為繼遷所獲續綱目刪去上表二字改下二句作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似慮靈州為繼遷所得者

端請襲平夏以解靈武之圍自是上策即此可見其大事不糊塗不獨福寧即位時不動聲色而定大計於須刻也太宗於此故不愧知人之哲矣

與史不合今改正。呂端請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搗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在靈州東南趙珣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潁州人）出慶范廷召（冀州棗強人）出延王超（趙州人）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字道卿興化莆田人）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

皇甫選何亮嗣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
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
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
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
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
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
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
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
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帝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宋初以涼州爲西涼府後没于夏）

涼州久不內屬（唐廣德初州陷吐蕃咸通中收復旋即荒廢後唐長興四年留後孫超遣使求旌節詔拜超節度使至後周顯德中復絶于中國）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鹽池也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元和志鹽州五原縣有烏白二池出鹽即此）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字周叔）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前（注見）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

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字元輔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

大有年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至是以病罷尋卒

葬孝章皇后。葬永昌陵北。

自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是爲真宗。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至道二年參知政事。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

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軍名。注見前。）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爲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唐置。今爲府、屬廣西。）

立郭氏（守文之女）爲皇后。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

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字子明祜之子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冬十月葬永熙陵在河南府鞏縣永昌陵西

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勵閱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十二月追尊母李氏真定人防禦使英之女爲皇太后

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尋薨帝即位追封賢妃又進

既察其變詐則當正辭却之即云姑從所請假之節鉞亦已足矣何必復與以五州使其壤地日益負固有資以貽無窮之患是時在廷如呂端李沆輩何不乏人何未聞一言建白耶

上尊號。諡曰元德。

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州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與之。

張浦亦遣還。

真宗皇帝

戊戌 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營室注見前。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之言也

五月戊午朔日食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呂端李至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廷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字汝礪京兆鄠

人。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爲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皇王之道。

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

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

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

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爲眞姦邪是也。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劉美人。益州華陽人。即劉后也。

己亥 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上疏言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尊將帥之任以安邊愼守令之選以惠民帝優詔褒答之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謚武惠）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瑋字寶臣彬次子）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

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守法度保功名爲宋良將第一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悉免租稅。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讀講學士始此。
詔[illegible]中。楊徽之夏侯嶠字峻極。濟州鉅野人。爲侍讀學士。邢昺
爲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秘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
壽部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
人。舒雅字子正。宣城人。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河南洛陽人。與戰于瀛州。死
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

將楊延朗（業之子。）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氷。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眞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冀州衡水人。）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字仲孚。衛州人。）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于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續綱目。范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遂戰歿。考宋史康保裔傳潛

俾潛總握重兵畏懦不進聞請戰則醜言相詆其玩愒之罪已浮于孫全興之擁兵自固及廷召忿詬始付以一旅而于應援合勦諸部署槩置不問坐致折將償軍其失律更無可追乃全興倘伏司敗之誅而於潛曲貸戮社之典何以彰必罰而肅軍政耶

范廷召傳俱無廷召于瀛州潛遁事。真宗紀。潛等皆遠流不及廷召。其無潛遁事可知。今依宋史改輯。

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爲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命王繼英祥符人即軍中召潛還。以高瓊燕代人代之。羣臣請誅潛。詔削官長流房州。

庚子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益州戍兵作亂。推王均爲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

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轄符昭壽（彥卿子）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徐州彭城人）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鬭，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爲逆邪。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

張齊賢以河決爲患意在多集丁夫王濟以調發勞民意在減省力役各執一偏而皆未得其要不知徵汎因滋擾閭閻若量給口食使工作有資則窮黎永

已而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字天鈞。秦州成紀人。）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奏至。卽日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太原人。）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字世長。上黨人。）等皆隷焉。（知蜀州楊懷忠。聞均作亂。卽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入益州。焚城北門。與賊戰。不敵而退。復檄嘉眉七州合兵再進。軍于州南十五里雞鳴原。以俟王師。）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字濟川。深州饒陽人。）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

費不可勝以餬口備修防不豫或有蟻潰之虞所傷奚啻倍蹝較錙之校爲彼時計但當董以幹吏飭日坡工不此之務而但于多寡之間斷斷爭辯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睿。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同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二月。以周瑩（瀛州景城人。）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三月。戊寅朔。日食。

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正惠。）

端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及疾篤。帝親視之。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贈司空。

六月。以向敏中爲河南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先是有終等至益州。爲賊所敗。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復漢州。有終等進壁昇仙橋。賊開門僞遁。有終等帥兵徑入。伏發。官軍悉被殺。有終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張思鈞。邢州沙河人。昇仙橋。在成都縣北。退保漢州。既而賊由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于城北。分遣將校。攻城東西南三面。賊出戰屢敗。日益消沮。至是有終等入城。均夜與其黨二萬餘。

突圍而遁。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監。宋置。今爲縣。屬叙州府。及之。均方在監署中。與黨會飲。其黨多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辛丑 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夏四月。回鶻來貢。

靈武僻近西夏守之足以
捍邊圉棄之足以啓寇貪
大勢較然不待智者而知
也即以孤懸爲慮亦惟繕

願助討李繼遷

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淸。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畧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刼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憾之李沆曰

備聯絡以張犄角奈何不顧脣亡齒寒之患而自撤其藩籬耶當日衆論紛如惟輔臣所執俱合正理至楊億議主棄地誠書生畏葸迂談即李沆空壘而歸之說亦不免示弱後此靈州失陷亦以無援僨事使王超即從前命趣赴豈有疏虞眞宗轉悔不用沆言何見之左也

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注見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汾州人。河西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宋置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懷遠後周縣。宋爲鎭。今寧夏府寧夏縣是。又掠輜重至唐龍鎭。在寧夏縣西南。副都部署曹璨以番兵邀擊敗之。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种放初對數語不過老生常談了無甚人處及暫還復出卽恃恩縱恣素節頓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爲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壬寅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字仲溥聞喜人。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節懷遠等鎮已没西夏地理志不載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番部來攻。濟被圍餉絶。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秋七月。甲午朔。日食

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



囂塵虛聲不足憑信若此

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還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疆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

癸卯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巴喇濟（西涼府吐蕃族首領按巴喇濟舊作潘羅支今改正）為朔方節度使

知鎮戎軍（宋置今平涼府鎮原縣是）李繼和言巴喇濟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巴喇濟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

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巴喇濟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彊。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開封人。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

耶律諾郭字延寧。太祖母弟。舊作奴瓜。今改正寇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在望都縣東北。與諸郭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在保定府清苑縣西南。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

契丹主于炭山。此又一炭山。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南。遼史。歸化州有炭山。謂之陘頭。有涼殿。即此。非遼初建城于灤河上之炭山也。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後遂仕于契丹。更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遂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彊力幹事。胥吏畏服。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天文志。南方輿鬼五星。爲天目。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續綱目作五十二卷。今依宋史錫傳改正。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巴喇濟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于是巴喇濟僞降。保吉受之不疑。巴喇濟集六谷番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子德明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宋以慶環邠寧乾五州爲環慶）路。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彊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西夏屢徃叛降反覆保吉旣死其機實有可乘邊將降詔撫安之請自不若曹瑋之猶而郡縣之爲深中窾要也使眞宗早從其計何至他日貽西顧憂乃不審彼己姿偈以恩招致遂聽其滋蔓日益鴟張元昊以後更不可制遂釀成邊患姑息之流弊豈道非鮮

不去將焉谷何已哉

李沆立身行己粲然無疵其學識亦出王旦寇準上可稱當時賢相惟云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則未

甲辰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諡明德。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諡文靖。

沆卒。帝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彊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歎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

免過偏凡事當論其理之可否以定行止若果有益於國計民生無論忠謀碩畫當立見施行即憸人或以數陳爲干進之階而所言近理亦不應槩以人廢設豫存成見事皆扞格不行必致下情無由上達而政府沮抑庶務亦啓操切之端惜乎沆之未見及此也

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八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長洲人。

盜殺朔方節度使巴喇濟。

趙保吉既死。故黨客班珠爾（舊作迷般囑。今改正。）及日巴勒戩（舊作日逋吉。今改正。）羅丹二族。亡歸扎巴（舊作者龍。今改正。）族。欲陰圖巴喇濟復讎。會其黨攻扎巴。巴喇濟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所戕。六谷諸豪共立巴喇濟之弟斯榜多督（舊作廝鐸督。今改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斯榜多朔方節度使。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準旣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疑

閏九月契丹主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本漢縣宋爲砦後改軍故城在今保定府完縣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即古

嘔夷水。源出山西。流逕唐縣。謂之唐水。入于定州。謂之滱水。下流與滋沙諸河合。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勲字紹先。瓊長子。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延渥并州晉陽人。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淀。在慶都縣東南。水經注陽城故城。近在西北。故名焉。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報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

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入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于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帝皆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石晉置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逼冀州遂抵澶州邊

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字唐夫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時欲擇大

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欽若至天雄契丹臨境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達蘭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達蘭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達蘭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字唐公泊之孫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衄

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虜退出境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時人目二軍曰銅梁門鐵遂城梁門安肅軍治遂城廣信軍治也 魏能鄆人梁門即戰國趙汾門宋置砦今保定府安肅縣是也遂城注見前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

王旦待寇準數語不過祖國有君矣之說耳然君父在外大敵在前即以凶語致啟其心實不可問即有此心以為為國大計毋寧俟實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問也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太宗第五子。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至東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十二月。庚辰朔。日食。

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帝還京。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

眞宗澶淵之役在道卽爲金陵之謀所惑及河則見敵兵之盛而止其心已懷猶豫迨勉彊進輦以軍事付準繼復力主議和雖百萬亦所弗惜其恇怯之狀不啻深入虎穴欽若揣測章旨故抵注之讒得以中之其託言耻城下之盟猶

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卽德勝寨之南城注見前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字祐之守信子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

飾爲可居之名耳

澶州告急都邑震驚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者議遷幸蜀安危之機懸於呼吸

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燕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

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帝遂還京。

寇準處以鎭靜而羣心安太贊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於俄頃之間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決戰於士卒懽呼之際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於眞宗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已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達蘭戰殁少挫其鋒而精銳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歸地稱臣激極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

乙巳　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彊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牛馬。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拔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　馬知節。字子元。全義子。楊延昭。郎延朗。改名。李允則字垂範。謙溥子。孫全照。字繼明。行友子。）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僅（字隣成。蔡州汝陽人。）賀蕭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上

言春秋書外夷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爲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爲一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爲一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爲一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爲一識洞韜畧運籌決勝科爲一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爲一凡六科詔中

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爲常。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注見前。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書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蕃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謚文簡。

準在太宗時除拜不平爲馮拯所劾爭執殿廷因而罷相至此復矜功自專除官不拘例簿仍未改其故習試思宰相贊襄政務果於人才眞知灼見亦此等

士安旣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長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爲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詘。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丙午 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

薦之朝廷以備甄錄豈可不循資格任情高下詡詡然以進賢退不肖自負乎此即登用悉皆公當尚不免跡涉擅權若稍近徇私其害政尤不可問王旦嘗謂準好人懷惡又欲人畏威誠切中其病惜乎準有幹濟之才而時公忠之義也

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由是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參知政事。

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爲己任。卿當深戒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荊湖。川峽。廣南悉置焉。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因責其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册德明爲夏國王。德明終其身。三十年。不敢窺邊。

葬明德皇后。

先是后崩。權殯沙臺。至是始附葬永熙陵。

丁未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契丹城遼西爲中京。今喀喇沁右翼南有故大寧城廢址。遼中京大定府也。方輿紀要。遼中京。金曰北京。元爲大寧路。明洪武初。置大寧衛。封寧王權于此。永樂初。寧藩徙封南昌。衛遂廢。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以饒樂水名。饒樂水。方輿紀要以爲在大寧界。蒙古名錫喇穆稜。東北流入于潢河。潢河在今克什克騰及科爾沁等境。入于遼。即遼河之西一源也。至是契丹主建都于此。倣臨潢遼上京也。故城在今巴林東北。以臨潢水名。置宮掖樓

閣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謚莊穆

五月丙申朔日食。

六月葬莊穆皇后。葬永熙陵西北。仁宗時改謚章穆。

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于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奸。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奬之。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冬十二月。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考試糊名始此。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旦言。旦黽

天書之謀倡於欽若而決於杜鎬史謂其不測意旨而擬應是矣不然如果卒

臆而對何以神道設教之言與欽若同一口吻而他日承天門拜受之後何爲益以經義附和哉蓋鎬亦不過與丁謂陳堯叟輩同爲諂附欽若之人欽若特欲借老儒虛名以證其言有據耳若云非授意迎合其將誰欺

欽若倡爲邪說以蠱惑眞宗自欺欺世舉國若狂貽譏史策實爲千古罪人然此固奸邪無忌憚之尤不足深責獨怪王旦素以剛正自負眞宗定謀之初方慮旦或以爲不可何以欽若乘間一言畧無異議且率衆稱賀力請封禪甚至

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乃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于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靑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

身充大禮使於諂諛逢迎之術無所不至則其過更不止於不能諫沮而已至其後遺令披緇爲斂以表不諫天書之失尤爲欲蓋彌彰蓋其中本無定見利害之心一動遂入於岐途而無所底止識者以爲美珠固結則殊不然即如所云眞宗詭爲博酒須賜旦攜歸發封其事甚秘誰復爲之漏洩此殆史家傅會以文致其過不知旦之過失自在又不繫賜珠之有無耳

再拜。遣二内史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衞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正當以微物輕之。乃于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及明年。復下有司。以契丹所借金幣事屬微末。仍依常數與之。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號。

王欽若至乾封。唐縣。宋改奉符。今曰泰安。爲泰安府治。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泰山下之小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

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于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作玉淸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字元弼。開封人。後改名耆。）皆上疏諫。不聽。（帝先召丁謂問之。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沮陛下。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以謂所封告。旦不敢復言。）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于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

石䃸。音感。石篋也。封禪所用。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䃸。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廟。加謚元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行酌獻禮。特展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元聖文宣王。祭以太牢。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立廟青州。周文公旦為文憲王。立廟曲阜。仍追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魚母开官氏鄆國夫人。尋又復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為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曾參以下

六十二人爲侯。命從臣爲贊。
又封左邱明等十九人爲伯。

還宮。

帝還。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兢畏。願毋以告成爲恃。帝皆納之。

己酉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大水。陝西旱蝗。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

宋軍名。元為州。今屬廬州府。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五月。代州地震。

冬。十二月。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庚戌 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弒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詔封公蘊為交阯郡王。黎氏據安南。亦三傳而滅。

初。黎桓死。中子龍鉞立。未幾。龍鉞弟龍廷。殺龍鉞而代之。踰年入貢。詔封交阯郡王。賜名至忠。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

交阯弑逆相尋宋不能聲罪致討已失春秋共誅亂賊之義且眞宗旣知效尤可惡乃以爲蠻俗何足責又從而封爵賜予直是賞其篡竊爲天下共主者不應若此視契丹主之伐高麗而誅康肇不免相形見絀矣

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爲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

贖呂端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儀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夏五月高麗康肇弑其主誦建五世孫立誦兄詢而相之

契丹主謂羣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

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遜里（字尼嚕袞。塔魯四世孫。）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罷敝。況陛下在諒陰。（時太后蕭氏卒。）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為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已而契丹伐高麗。擒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今朝鮮國平安道有平州。）

秋。旱蝗。

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字諫臣。歙人。）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于班秩賜予。不使

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

鼎縣。本漢汾陰。唐改寶鼎。宋曰榮河。今縣屬蒲州府。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于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議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畢辭厚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字仲先。蜀人。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爲詩淸苦。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所居架草堂。有水竹之勝。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諡文穆。

六月。太白晝見。八月。復晝見。

江淮大水。

秋七月。畿內蝗。鎭眉昌等州。昌州。唐置。今重慶府榮昌縣是。餘注見前。地震。

八月。河決通利軍。宋置。後改安利。復改平川。今衛輝府濬縣是。

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册使。

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册。命敏中等充使。尋作

會靈觀以奉祀。

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爲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在裏外二湖之間。一嶼聳立。爲湖山絕勝處。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

爲樞密副使。

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宦者劉承珪（楚州山陽人。後改名承規。）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字士奇。南劍州順昌人。）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斡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天書巳荒誕不經乃復因妄男子之言撰爲杳渺無稽之名系以自誣其祖誕妄甚矣且從而尊其稱避其諱躋其位於藝祖之上趙氏宗廟有知其享之乎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初。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旣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至是帝詔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命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于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

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

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威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尋作景靈宮奉聖祖以孔子諱犯聖祖諱改元聖曰至聖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于玉淸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于宮以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

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以爲美人。欲封貴妃。李沆不可。事具前。未幾。爲修儀。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字復古。幽州人。言妃起于微寒。不可以母天下。參知政事趙安仁。亦言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帝不從。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安仁罷。帝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爲。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廸之諫。大恨之。后性敏警。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癸丑　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後周置今屬山東武定府）呂夷簡（字坦夫蒙正兄子）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獻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告玉淸昭應宮及太廟。

甲寅 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淸宮。

先是詔親謁太淸宮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

明皇崇祀老聃溯源仙裔荒經黷禮之失固不待言至趙之於李尤風馬牛不相及無端而追尊帝號其義何居且復升改軍州賜酺肆赦不自覺其敎顰之可笑眞宗之惑亦甚矣

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及是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丁謂獻白鹿一芝草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爲集慶軍賜酺三日

以應天府爲南京二月還宮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夏四月沙州入貢

先是曹宗壽殺其從父節度使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其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于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梁置今隸四川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于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

羣臣各挾私意至殿忿爭無禮實甚直斥其罪而明示之罰使天下曉然知執法之不撓斯為政體即傳播外國亦當益欽朝廷之尊而凜紀綱之肅更無庸諱飾也王旦曲為之解豈于欽若有所顧忌而調停袒護之耶

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謚文定。

以寇準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初契丹以鴨綠江（注見前）地予高麗。高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六州）。及王詢敗請降于契丹。契丹責令親朝。詢以疾辭。契丹怒連歲遣耶律資忠（字沃衍。系出仲父房）往取地。不從。乃遣

蕭迪里討之。高麗與女眞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已而

契丹耶律世良等。大敗高麗于郭州。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

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詢立。遣使入朝。爲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

于寶符閣。以御容立侍于側。

十二月癸丑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羣臣表賀。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乙卯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阻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朝元殿災

榮王元儼太宗第八子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

人。

六月己酉朔日食。

秋九月吐蕃罝勒斯賚舊作唃厮囉今改正請伐夏州不許。

罝勒斯賚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噶爾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東宋于此置龍支縣後廢舊作宗哥今改正以宗噶爾僧李立遵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罝勒斯賚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城名宋于此置樂州今爲西寧府碾伯縣治而立遵自居宗噶爾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罝勒斯賚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罝勒斯賚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

德明。希朝廷賜予。因是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

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

秦州。以備之。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諡忠定。

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方疾。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首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贈左僕射。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在今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相傳漢張道陵修鍊于此）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日太上清宮在龍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丙辰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樞密副使

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本唐復羌縣。宋爲砦。元復置縣。今屬鞏昌府。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迪曰。瑋知唃勒斯賚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發關內羨兵赴瑋。唃勒斯賚與宗哥族謀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

勦。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置勦斯賚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參知政事。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爲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彭年性奸詔。時號九尾狐。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字昌武。昉之子。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明年二月卒。

以旱蝗罷諸營建。考宋史李廸傳。廸請發內藏庫。與諫土木。乃一時事。續綱目分係祥符元年天禧元年。與傳不合。今依宋元通鑑併之。

帝以頻歲旱蝗洊饑。三司調用不給。召李廸問所以濟之之策。廸對曰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幸無費。儻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不加賦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字景山。濮州甄城人。爲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借之。廸曰。天子于財無內外。何必曰借。廸又言陛下自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警。乃天所以仁愛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帝嘉納之。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振貧者

官之末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丁巳天禧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夏五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字子奇。宣州人。李及字幼幾。鄭州人。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

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爲宰相

九月王曾罷

曾旣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其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卽蹴踖不能

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太尉玉淸昭應宮使王旦卒。諡文正。

旦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何如。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眞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

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張師德。字尚賢襄邑人。薛奎字宿藝。絳州人。

戊午二年。夏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先是。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契丹以張儉宛平人。為政事令。

儉端愨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

代之寶願以爲獻因召見容止樸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六月彗星出北斗

秋八月立子受益（帝第六子即仁宗）爲皇太子更名禎赦

受益司寢李氏（杭州人）所生皇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妃（益州郫人）同撫育之至是立爲太子帝作元良箴賜之

冬十月張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己未 三年春二月戊午朔日食

得天書于乾佑山（乾佑縣之山也乾佑五代漢縣故城在今商州鎮南縣）夏六月王

準于欽若判若氷炭何獨于乾佑天書之事效其所爲蓋一以圖已之進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隨其術而不顧可見門戶之爲害甚於陷阱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

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永興軍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人。并州詐爲天書降于乾佑山。時寇準方判永興。素喜能附已。遂上其書。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言姦臣妄誕。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薦。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

書羨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鬚邪謂大慚恨遂成讐隙

河決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百六人

京東河北水

彰德留後馬知節卒諡正惠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

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至是卒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自是每歲三行禮宮廟圜丘必同舉永爲定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卽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喜甚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四

宋

眞宗皇帝

庚申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愛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諡文簡。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宮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詔自朝廷豈可出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況復被酒漏言尤爲粗疎無術其遭讒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家國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亦豈得辭姑息不臧之咎哉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因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迪乃

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

詔罷翰林學士盛度。字公量。餘杭人。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準之婿。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迪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字子儀。大名人。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謂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廸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廸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

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

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
間言之后深納焉
辛酉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蕃亞勒斯賚來降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
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
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
貶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是爲仁宗尊皇后

仁宗即位年已十三不爲幼矣使得公正大臣輔政則朝廷可望清明母后臨朝無益于君德而有損于國是特僉壬之徒計圖依附擁[illegible]丁王曾既稱正色立朝時倚爲重何不于受遺時力陳利害泯處分軍國之詔以圖探本澄源而僅爭留權字議定垂簾爲苟安計耶

爲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開封人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

迪之貶尚由不密失身迪則無罪而亦被逐莊獻以私怨遠退大臣豈所以昭大公無我之度哉以朋黨誣連則更過矣丁謂諸生記事云云不顧清議小人而無忌憚又何責焉

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

眞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前事具。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還。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睦音（舊作僧隱今改）等來弔祭置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眞宗諱者悉改之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

丁謂當仁宗初立恃有垂簾之尊交通內侍植黨擅權幾于弁髦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摘發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為營救所謂生平嚴正者安在至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為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駭

日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嘗奉

人聽觀之有且拯已自稱莫敢辨虛實則平日之委蛇寖進亦可概見矣

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

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

惡儇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
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
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
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
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
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
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
內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
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

史臣以天書殉葬爲是續綱目發明則以爲非且謂

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弟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烝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無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劉燁洛陽人。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在鞏縣永昌陵北。以天書殉。

當辨其僞矣其書詠其入
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
後止宜置諸不論不議而
已舉而投昇炎火且又追
戮奸邪豈非彰眞宗之過
于殂落之後而究無補政
化之得失哉

史臣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屢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賢哉。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爲昏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字子思萊州膠水人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奸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字詠之開封人。上疏論之。太后

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于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于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于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

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

茶法三說貼射終北宋世凡再三更易時率以貼射爲便然亦有以見錢徒致京師入少出多爲患者而劉敞歐陽修則極論均賦納錢之害以此知弊由法生條在經理之善與不善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解鹽鹽課又何獨不然

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字道宗。廣州人。）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

癸亥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旣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新喻人。）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諫臣。歙人。）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呂夷簡曾宗道領之。首考茶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雍熙後用兵。多募商人入芻糧

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權貨務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

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謂之三說。說讀作兌。及其既敝。利歸

商賈。入芻糧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錢。得券即轉鬻茶商。茶商以券取茶。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物之估日高。茶之價日賤。故券多滯積。

由是邊備日蹙。入芻糧者。以利薄不趨。茶法大壞。至是諮等較歲

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茶。蘄州曰王祺。石橋。洗馬。黃梅。黃州曰麻城。廬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歲課五十萬緡。天禧

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

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

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以物爲質曰貼。指物而取曰射。給券爲質。而指取其茶。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有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以實錢入粟。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諮等又以乾興中解池鹽入錢京師。歲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令入中。（中之仲反。猶言注也。）並邊芻粟上皆從之。諮法既行、商人失厚利。怨謗蜂起。會孫奭等亦言其煩擾。于是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

法復壞其解鹽亦詔入錢京師隨商人所便詔改知洪州尋奪職。事在三年。

三月行崇天歷。

司天監張奎運所造。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丁謂不誅實拯營救力也平居自奉多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未幾卒。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後復官賜諡忠愍。

初太宗得通天犀犀角紋有白理如綫夜視有光者名通天犀亦曰夜明犀命工爲

自張詠立交子法而會關引鈔屢易名目弊至不可究詰詠之爲此特因救一時鐵錢之失非欲經久通行效尤者不原其立制本

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病。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揷竹焚紙踰月。枯竹盡生笋。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公安。蜀漢縣。注見前。今縣東北有寇萊公祠。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荊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絶之。

置益州交子倣于唐之飛錢。以楮爲之。其後務關子。會子。錢引。及鈔。略同此。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

意圜法幾因之窒礙則拘泥不達事體之過也泉貨貴乎流通豈可使他物操其盈絀況後世以銀爲幣輕賫易致又安取此滯閣朽爛之物耶

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字希稷。河東人。）張若谷（字德繇。南劍州沙縣人。）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自是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錢。限年以爲界。而交易之。）

甲子　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平盧節度使崇之女孫。）

時張美人（河南永安人。石州推官堯封之女。）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刈麥。考宋史仁宗紀。是年書觀刈麥。皇祐元年則不書。續綱目。皇祐元年。書幸後苑觀刈麥。而此則不書。今依宋史爲據。而以續綱目所載。附注于此。

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帝復于後苑作寶岐殿歲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冬。十一月。王欽若死。

欽若既死後。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奸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樞密副使晏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幸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柰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

曾之解鼓妖之惑辯河決之訛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祠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定識力過人者而後

更名者。

丙寅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先是契丹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勒[illegible]舊作耶剌[illegible]里。今改正。既而又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在今肅州西北以實之。至是契丹將蕭慁字伯仁。阿固齊五世孫。舊作阿固只。今改正。復圍甘州。不克。由是卓木布舊作阻卜。今改。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

辨此也至聞水作放朝堅執不退并請見陳誤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略可見矣

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時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質會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與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

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為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貸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詞色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戊辰　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諡文節。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

如寒士。及是卒。帝爲罷上巳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爲樞密副使。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小字烏哩克。舊作嵬理。史稱夏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誤。今訂正。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元昊事始此。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是年大水。並在七月。亦不及兩浙。今改正。

江寧府揚眞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

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巳 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勳與利用有隙。先是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戒之。利用去其冠幘。詬詈良久。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

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横。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諡簡肅。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卒。太后臨奠之。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遜爲相。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及是利用既斥士遜遂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字希元。堯叟之弟。）爲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眞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眞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盡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冤之。

復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

輔臣宮觀使名實非正道蓋自眞宗崇奉天書始仿唐時太淸宮使而置本不

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續綱目作兖州。今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改正。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司諫范諷。字補之。齊州人。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

當於政經仁宗因災罷之可爲得體迨政和中復建神霄玉清萬壽等宮紛紛置使終宋之世遂以爲優禮大臣之典拜命者雖賢不免腆顏受之習俗移人乃至是哉

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至是曾以首相罷知青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衮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小字和多郭沁阿固齊五世孫按和多郭沁舊作胡獨堇今改正）討之

遼東自神册中附契丹無權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延嶽孫）相繼爲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

同御大安受朝揆之于禮
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
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攄

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撲榜掠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袞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字延寧孝穆弟及其妻南陽公主殺紹勳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明年賊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擒延琳

京師地震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

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爲虧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爲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儀教孝爲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爲河中府通判

庚午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伐木造船輦運疲勞今去其弊一也陸運貧人懼役遞歲逋逃今悉罷二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石今皆得食真鹽三也錢幣欲使流通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也乃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貨務

受兩池鹽自是商賈流行而官課損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字表微宣城人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

辛未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眞立其母蕭訥木謹阿同齊五世孫　按訥木謹舊作耨斤今改正治國事。宗眞宮人蕭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訥木謹自立爲皇太后聽政。宗眞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訥木謹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耶及隆緒卒左右希訥木謹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訥木謹令鞫治逮及齊天后宗眞聞之曰皇后侍先

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訥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眞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訥木謹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等充賀册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

夷簡相業一無足稱惟議
宸妃飾終之禮思深慮遠
所全實多而持論不激不
隨尤得大體衡人者瑕不
掩瑜褒其一善正所以貶
其他過惡耳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眞宗宸妃李氏薨。

李氏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閒吾母子邪。夷簡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訥木謹弒其主母蕭氏

訥木謹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

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顧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秘書丞劉越字子長。大名人。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節度。觀察。處置。押蕃落使。封西平王。契丹亦

遣使冊元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自號鄂麽烏珠舊作嵬名吾祖今改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釆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癸酉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注見前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耤田。

命宰相張士遜明道元年二月復相。撰謁太廟及躬耕耤田記。檢討宋祁字子京安陵人。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耤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明肅。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河中虞鄉人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羡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

莊獻不嘗問魯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被天子衮冕皆何爲者至進外家任宦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詬之豈眞乃心宋室蓋亦知彼時勢尙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舉之談蓋必出於曾受其惠者之口

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閒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夷簡疏陳八事。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切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于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至帝因與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開封人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廸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廸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内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諡莊懿。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時初置端明殿學士。以命宋綬。綬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幾。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

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故事。請别築宮。乃作奉慈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明道元年爲樞密副使。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叅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副使。

士遜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册不至。中丞范諷劾之。俱罷。夷簡遂復相。

臺官職司糾舉若曰相臣汲引則心存瞻顧必致共效寒蟬且以朝廷言路爲政府市恩之地植黨樹私弊將無所終極仁宗此詔達政體而持法紀實正本清源之道

十一月。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士人。俯愧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乃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耳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乎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鬬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頸則罪在后矣即誤亦不可而況宮闈之秘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批乎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政以至議論紛然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為不益可笑哉

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宋庠本名郊字公序祁之兄劉渙御史蔣堂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馬絳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

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字彥國河南人）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廷皆

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邱人。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主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蒙古名察罕城。

契丹太后訥木謹陰召諸弟。議立少子重元。小字伯奇展。聖宗次子。舊作孛吉只。今改。重元以其謀白遼主。遼主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齊克舊作七括。今改。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皇太弟。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張六星。注見前。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又主遠賓。

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賜號冲靜元師。尚美人亦廢于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別宅安置。

王曙卒。以王曾爲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及卒。以王曾代之。

九月。立曹氏彬孫女爲皇后。

御史裏行孫沔。字元規。會稽人。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亦以爲言。不報。

冬十月。趙元昊寇環慶。續綱目于是年七月。書趙元昊反。寇環慶。考宋史夏國傳。及東都事畧。元昊入寇。俱不係七月。且入寇環慶在先。稱兵報仇在後。自是兩事。續綱目混而爲一。敘次顛倒。今改正。再考宋

史仁宗紀。景祐元年十二月賜趙元昊佛經。盖是時元昊雖僭擬改元。然猶遣使奉貢。故禮賜如故。至寶元元年。上表自言稱帝。本紀乃始書反。今一依本紀爲斷。于此書寇。于寶元元年書反。

元昊率衆至環慶。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已而慶州柔遠砦宋置。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蕃部都巡檢威逋威羌姓舊作嵬今改攻後橋諸堡。夏人所築。破之。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在安化縣西北。伏發被執。久之始放還。元昊雖嘗奉貢。而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曰。石晉敗亡號也。乃改廣運。是月。其母衛慕氏之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乙亥 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祥符中置。班樞密直學士上。孫奭。繪無逸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寫無逸

篇于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事。畧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欽召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忠。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謏誕之士。以肅于朝。簡拔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宮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十二月。育宗室允讓太宗之孫。商王元份之子。子宗實于宮中。

時帝未有繼嗣。曹皇后居中決定大計。遂取宗實入宮。后拊鞠之。時年四歲。

李廸罷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事王德用韓億字宗魏開封雍邱人同知院事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廸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廸特寛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廸遂罷知亳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主上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公爲姚崇其待我乃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救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

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既成。帝御延福宮觀焉。然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聲極下。議者非之。乃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字公明。陳留人。）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而逸又獨執周禮嘉量之法。請鑄量以定律。右司諫韓琦（字稚圭。國華之子。）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隅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薦求樂

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秋九月。作睦親宅。（按宋史帝紀改七月爲九月。）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淸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辭甚悽惋。帝悔。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殮葬。而停謚册祔廟

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詔録五代及諸國後。

以郊祀加恩故也。時御史臺辟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爲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遺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十二月。吐蕃宜勒斯賚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木諾爾（舊作蘇奴兒。今改正。）將兵擊宜勒斯賚。敗死殆盡。蘇木、諾爾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即犛牛城。後崇寧中

改名宣威。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元昊大縱殺戮。又攻青唐。今西寧縣宋初屬吐蕃。謂之青唐城。宗嘞爾。註見前。帶星嶺在西寧縣故龍支城西北。諸城。亘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嘞爾河。即宗嘞爾川亦曰宗水。源出西寧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及飢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亘勒斯賚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亘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亘勒斯賚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卿監。刺史。閤門使。以

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旣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劵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字師魯河南人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

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疎。漢皇吳主。孰聞黜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

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唐置。今江西瑞州府是。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注見前。令。于是御史韓縝字玉汝。億第六子。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朝士畏宰相。無敢出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歸。張于幽州館。李紘。字仲綱。昌齡從子。王質。字子野。旦第三子。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契丹主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遂大宴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章惠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注見前）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注俱見前）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洪州以洪源谷名在今涼州府平番縣定州即定遠鎮注見前威州即威振堡在今寧夏府平羅縣龍州今榆林府靖邊縣之龍州堡是）仍居

興州。元昊改靈州爲興州。以爲興慶府。阻河。黃河。依賀蘭山。在今寧夏府寧朔縣西。元和志。其山樹木青白。望如駮馬。彼人呼駮馬爲賀蘭。故名。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軍兵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場屋。薄遊塞上。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云。元昊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謀畫。皆二人所導也。

丁丑　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初。乾德中。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以赤帝爲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壇而祭。至是以祈嗣。

乃置像宮中祠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字表臣熙載子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同知院事。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于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

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于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祟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

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續綱目不書。今依宋史天文志補。詔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孫。言。臣覩國史。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恩承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爲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得象。字希言。建州浦城人。同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參知政事。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博文尋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張觀

山遇以勸沮元昊叛謀不見聽納挈眷欵降且既至中國投誠詎難復歸故土郭勸即當馳奏朝廷撫綏安輯亦覘其虛實益謹邊防顧乃執還夏人聽其戕

字思正。絳州絳縣人。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以其涉朋黨。下詔戒之。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遂反。

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當作德靖。故城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塞門砦在今延安府保塞縣。赤城路。在今平凉府崇信縣。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

害既失招徠之義並疏禦敵之方雖元昊逆跡早萌不因此而生釁而稱兵之速勸實從之當日朝廷未聞加以譴責何邪

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諡文正。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曾無子。皇祐中。其弟子融。援唐元宗賜裴耀卿碑額例。請帝親篆其碑。許之。題曰旌賢。大臣賜碑自曾始。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夏竦畏敵如虎意在株守而不在征討邊事安得不壞朝廷既知其怯何不選將易之而聽其姑息貽害耶卽其所條十事亦係臨渴掘井之謀且止爲防守計惟欲藉唃勒斯賚之力以當夏人更不免於示弱而廷議多采用之其不能振作有爲亦可知矣

時鄜延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體察量度也）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疏以爲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今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輒議追討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爲藩籬三詔唃勒斯賚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方議征討多以竦爲怯

加吐蕃唃勒斯賚保順節度使

自李繼遷陷西涼巴喇濟舊部往往歸唃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唃勒斯賚居鄯州西有臨谷城（在今西寧縣）通

青海高昌諸國商人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彊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罝勒斯賚約盡力無貸然終不能立大功

己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字子美守恩弟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諫

官吳育字春卿建安人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古納克族而去古納克族蕃部名舊作歸孃今改正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

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眞。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覘中國歲幣之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以王隨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字仲裕）太常博士呂公弼（字宗臣並夷簡子）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

青猛銳善戰敵自不敢攖其鋒所向披靡亦其勇畧使然耳非披髮面具之足以制勝也史既艷稱其事不知者將舉其末節以爲克捷之由不亦騖奇失實耶

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于是度。琳俱坐免。度出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並被黜罰。士元流海島。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夏人寇保安軍。宋置。今延安府保安縣是。巡檢指揮使狄青。字漢臣。汾州河西人。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本蕃部舊砦。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字君謏。開封祥符人。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旣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石元孫。字善長。守信孫。平死之。續綱目作劉平石元孫戰歿。考平與元孫同被執。而平死節。元孫留賊中。不得竝書戰歿。今改書。二月。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砦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雍請益師。不報。未幾。元昊詐遣人通欵于雍。雍信之。不

設備。既而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本隋金明縣宋改爲砦故城在延安府安塞縣。執都監李士彬延州金明人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召劉平于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宜川延川洛川之口也在今安塞縣北西十里止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開封人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東行五里許。與賊遇。遵擊退之。賊蒙盾而陳。官軍復奪其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日暮。賊以輕兵來薄。官軍小却。德和望見。遽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語曰。當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唐縣今屬延安府。平遣軍校遮留。得千餘人。轉鬭

金明砦之敗由於范雍庸懦無備自當慎簡幹才代將以叶師貞用非其人雖置鈐轄何益況奄寺在軍小則沮撓掣肘大則齟齬僨轅終虜之世弊必百出

三日。退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俱被執。平不食。數罵曰。何不速殺我。遂遇害。元孫留賊中。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德和旣遁。輒誣平降賊。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即河中置獄問狀。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朝廷不知元孫未死。詔與平俱贈官。後元昊歸欵。縱元孫歸。諫官請斬塞下。以賈昌朝奏。貸之。安置全州。

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

宗何亦踵前車覆轍邪

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諸路轉運。提刑。訪知邊事者。以聞。又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羅軍儲。釋寇所至州縣罪。並免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于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急。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

召范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王鬷陳執中張觀免。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字繼長。溥之孫。同知院事。

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劉平戰歿。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鬷

始歎璋之明識。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吕夷簡同平章事。

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建明。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詔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詔夏守贇王守忠還。

守贇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淹上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備。使持久可守。充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淸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輿深入之謀。國之安

危。未可知也。已而元昊陷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二砦。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雖善其策。而不果行。承平砦在延安府安定縣北。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

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十三他所減不與（去聲）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永平砦在延安府延川縣西北）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三川砦宋置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環慶副總管任福（字祐之開封人）攻其白豹城（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克之

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任福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餘積而還

鄜州將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子）城青澗（本寬州壘宋建城金升爲縣今屬綏德州）

時寒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

莊獻垂簾之際請謁盛行
無恥者至援劉美家婢干
進朝政混亂極矣仁宗蓋
深鑒其弊故一聞韓琦之
奏飭禁皇族及命婦等非

里有故寬州城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
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
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
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
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
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于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
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于內中下表或口爲
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紊壞綱紀爲害至深臣
乞自今于凡因緣陳乞者卽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並

時入內復許執奏內降升
遷誠得杜漸防微之要矣

塞外冬寒草枯賊牧放無
資易於制服且逆料中國
之不能冒冰雪以深入守
禦必弛若乘時以攻其無
備奚止事半功倍至春深

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序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鑄當十錢助邊費也

辛巳 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愨字世良澶州清豐人郎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僥倖成功非萬全之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

則草長馬肥。敵得逞其長技。此主客强弱一定之勢。仲淹未能深悉邊情。習見漢人之不耐饑寒。遂不免爲迂濶之論。或者爲庸懦將卒浮言所惑。不暇致詳。非善於籌邊者也

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乞留此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出師。琦奏言。兩路協力。尙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橫山（在榆林府懷遠縣南。與延安府安定縣接界。）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疆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

國人寇不過四五萬我兵逐路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其破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濠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考宋史范仲淹傳元昊請和于仲淹在好水之戰前夏國傳在好水之戰後韓琦傳與仲淹傳畧同續綱目敘次以韓范二傳爲斷今依之

元昊歸陷將高延德于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會元昊亦求盟于韓琦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韙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取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蓋

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宋置。治平涼。唐時。渭州已沒吐蕃。故移置于此。任福與戰于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源出六盤山。西南流。與苦水合。苦水。即死亭水也。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此宋砦。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非古高平城也。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本赤藁城。明道中賜名。在隆德縣東南。琦乃趨鎮戎軍。宋置。今固原州是。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字公弼。河南人。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雍邱人。為先鋒。朱觀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王珪開封人。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戒令自懷遠趨德勝砦。宋置。在平涼府靜寧州東北。至羊牧隆城。在隆德縣西北。即邪沒隴川。宋置砦于此。出敵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

庸懦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額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聞和則以爲保全生靈爲國遠謀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討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數銀泥合安能藏鴿百餘且自設伏至交鋒已將經日鴿性不耐閉氣封識過久勢將垂斃又安能復起盤飛此蓋僨敗之餘其殘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在隆德縣東南。)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敵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屯籠絡川。(在好水川南。)相距五里。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諸將已入其伏中。猶不知。約以翌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在隆德縣東與固原州接界。)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格戰。懌于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

其悉欲歸咎於已歿之任福遂爾傳聞失實不足信也

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戲幢也）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翼而擊之。官軍大敗。懌肅戰死。福身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力戰。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先是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宋砦。在平涼縣。以瓦亭關名瓦亭關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是爲東瓦亭。其西瓦亭。在秦州秦安縣東北。）騎兵三千爲後繼。至是與朱觀武英遇。合兵拒戰。王珪亦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助觀掠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衆遂潰。英津珪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敵引去。得還。將士死者萬三百人。關右大震。時元昊

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以好水川之勝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未幾復徙慶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

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雖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字伯中，化基子。參知政事，任中師字祖聖，中正弟。任布字應之，河南人。為樞密副使。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因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注見前。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德扆曾孫。敗之。尋寇金明，破寧遠砦。宋在葭州府谷縣西。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又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字公壽，濮州人。破賊于柏子砦，在府谷縣北。及兔毛川，在葭州神木縣西北。遂築十餘

栅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統帥三歲于兹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字聖源大名節陶人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同等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西賊一有舉動則先據

要害。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賊未集之時。出已整之兵。灑入大掠。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籍至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稍葺治之。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在延安府安塞縣西北。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襲取承平砦。王信字公亮太原人。築龍安砦。在安塞縣北。後改名德安。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又據

要險。築大順城。在慶陽府安化縣北。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字天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旬日城成。賊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砦名。在安北縣東北。與延安榆林接界。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